



可爱的济南丛书
KEAI DE JINAN CONGSHU

黄河出版社
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与济南

孙常印 总主编
李涛 主编





可爱的济南丛书
KEAI DE JINAN CONGSHU

《可爱的济南丛书》编委会

顾问	孙淑义	谢玉堂			
名誉主任	陈宝玺	刘耀华			
主任	孙常印				
副主任	任荷舫	张印峰	饶曼妮	姚兆迪	
	汤家永	姚敦义	沈嘉琪	尚林杰	
	吴泽浩	李长水	褚玉颜	孟宪杰	
	王忠林	侯佐昌	牟陆阳		
编委	王善桐	宫昶东	李涛	刘泮文	
	卞升云	高凤胜	平晓峰	常书俭	
	王鲁益	孙明	王焕利	杨永诚	
	周长风	王淑铭	冯光文	吴文宁	
	杨新培	郑长才	刘长发	郭海华	
	朱本维	马祖年	秦一心	孔翔宇	
	武桂荣	郭瑞三	李慎生	赵忠诚	
	齐振虎	王树福	司志坤	张乃仁	
	朋星	黄荣	王建平	崔力明	
	赵钟云	耿龙武	尹艺茂	高晓光	
总主编	孙常印				
副总主编	褚玉颜	王忠林	侯佐昌	王善桐	
	李涛	刘泮文	卞升云	王鲁益	
	孙明	王焕利	秦一心		
总编审	高凤胜	赵钟云			
执行编辑	许延廷				





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

——《可爱的济南丛书》(第二辑)总序

孙常印

2001年10月,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出版了《可爱的济南丛书》的第一辑,共5种,计为:《济南历史大事记》、《贞观名相房玄龄》、《济南旧习俗》、《文苑高手颂济南》以及《济南历史文化概观》。我作为丛书的总主编,曾和编辑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为这套丛书拟订了编辑宗旨,即全方位、多侧面地介绍济南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文化传统,展示济南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色;同时又要及时、准确而深入地反映当代济南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变化,展示其日新月异的新风貌,描绘其宏伟的发展蓝图。应该说,丛书的第一辑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宗旨。它问世虽仅一年,但却受到市政协委员和广大读者的强烈的关注和喜爱,得到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并且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对于促进济南市的经济、文化建设,提高济南的知名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它也有着一些不足和缺憾,不少热心的读者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我代表编委会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并将对这些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的研究,以便对《丛书》第一辑进行修订,进一步提高其出版质量。

我在《丛书》第一辑的《总序》最后曾说到:“从全面反映济南



的可爱之处的意义上说,这几本书是远远不够的,衷心希望这项工作继续下去,我殷切地期待着《丛书》的第二辑陆续推出。”这不仅是我作为《丛书》总主编提出的工作要求,也代表了广大读者的热切期望。

令人欣慰的是,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们,自觉地把这一要求和期望化作了工作热情和动力,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从组稿、审稿,编辑定稿到组织出版,付出了无数的心血与汗水,终于把《丛书》的第二辑又及时地奉献到读者面前。

《可爱的济南丛书》第二辑包括7部著作:秦一心主编的《海外济南人》一书,收录了反映居住在海外15个国家的六十几位济南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的文章。他们大都是趁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勇敢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以顽强的毅力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创造出令人赞叹的业绩,为祖国,也为自己的家乡济南赢得了荣誉。而其中绝大部分文章,是这些海外赤子亲自撰写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对祖国、对家乡的眷恋之情,读起来特别亲切感人。李涛主编的《文化名人与济南》则收录了介绍现当代一些文化名人在济南的事迹,其中有的是已故的蜚声中外、彪炳史册的学者、教授、作家和诗人;有的是年届期颐,依然精神健旺的硕老大师;也有一部分是长期生活工作在济南,为济南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社会知名人士。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文化名人的事迹就是济南现、当代文化发展史的最为鲜活生动的史料,而其中大师们在济南留下的踪迹,不仅使济南人永远引以为荣,也是激励我们前进的不竭的动力。韩明祥编著的《济南历代墓志铭》,搜集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在济南出土的墓志铭、圹文、塔铭,时代自东魏而至民国初年,对于研究济南、山东乃至中国古代、近代史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不少墓志铭、塔铭出自书法大家之手,诸如苏轼、赵孟頫等,堪称古



代书法艺术的瑰宝。任宝祯编著的《济南名泉说略》则以翔实的资料,优美的文笔,活泼的形式,介绍了济南泉水的地质形态、自然风貌和历史掌故,发掘了济南泉文化的丰富内涵。一卷在手,趣味盎然,使读者沉浸在浓郁的泉文化氛围中,增加对济南的了解和热爱。李永祥撰著的《李开先年谱》则是一部学术力作,作者对明代济南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李开先的家世、生平、思想、著述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考辨,并且通过李开先个人的遭际,透视出明代中叶社会的升沉变迁、文学的源流沿革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处境、心态,其中有许多材料和见解是发前人所未发的。我们之所以把这部学术著作收入丛书,不仅是因为李开先是值得景仰和表彰的乡贤,而且还因为它确实是作者沉潜心志、殚精竭虑的研究成果,对于矫正学术界的浮躁之风,促进济南学术研究健康发展是有益的。张宗田编纂的《近现代济南科技大事记》,是作者多年来结合本职工作,广泛地搜罗积累资料,精心地加以研究编纂而成的,它不仅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近现代济南科技发展历程,而且也当前济南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而在赵钟云主编的《曲山艺海话济南》中收录的文章,则主要反映了清末以来济南的戏剧和曲艺艺术发展之盛况,其中多数文章都是作者亲自经历或闻见所及的,读来亲切生动,饶有趣味。

总之,《可爱的济南丛书》的第二辑,内容更丰富多彩,形式更姿态纷呈,它融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必将再度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目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也面临换届选举,全党全国人民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全面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继往开来,意气风发地开创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崭新局面。我相信,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们,在这大好形势的激励下,必将会以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为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济南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2002年10月1日

(本序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济南市政协主席)



前言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这是千百年来歌颂济南人才辈出的佳句。当然，这是指济南的过去。那么现在呢？应该说，现在也是如此。不过，由于时代的变化，交通的发达，文化交流的增进，全国各地在济南工作过、学习过或者生活过的社会知名人士日渐增多。他们虽不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但是他们对济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应该认为，这些人也是济南名士，是现代的济南名士。老舍先生是北京人，可是他在济南工作多年，而且在济南写出了不少的名作；胡适先生是安徽人，可是他不止一次地到济南传播文化；季羨林先生是山东临清人，可是他六岁就到济南读书，大学毕业后又到济南工作，至今他仍怀念着济南的山山水水；王统照先生是山东日照人，可是他不但在济南学习过，而且在济南工作多年；冯沅君先生是河南人，可是她数十年来在济南工作、在济南生活，与济南结下不解之缘。其他如梁启超先生、成仿吾先生、王献唐先生、胡也频先生、臧克家先生等等，都曾在济南留下了足迹。我们编辑《文化名人与济南》这本书，目的在于推动济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的更加繁荣。当然，由于我们的知识领域还不够广阔，该书中所选择的人物难免有疏漏，因此，敬请熟悉济南掌故的读者提出意见，以便本书再版时加以补充。

编者

2002年10月1日



目 录

总序	孙常印(1)
前言	(1)
重访老舍在济南的旧居	胡絮青(1)
老舍和他的《大明湖》	李耀曦(8)
老舍与趵突泉	周长凤(12)
季羨林自传(节选)	季羨林(17)
难忘校长成仿吾	高凤胜(25)
泰戈尔在济南	王 恒(30)
我的老师鞠思敏先生	孙思白(39)
胡也频在济南高中	冯毅之(47)
胡适三访济南及其他	崔力明(57)
何思源梅开二度济南城	楚 丘(65)
回忆济南一条街——后宰门	陶 钝(73)
济南漫忆	臧克家(76)
回忆剑三先生	田仲济(79)
怀念綦际霖先生	吴鸣岗(96)
爱国教育家范明枢	刘秋冬(104)
冯沅君济南城遍种桃李	高凤胜(116)
王献唐先生与济南	沙嘉孙(132)
明义士与甲骨学研究	张昆河(150)
栾调甫与梁启超、老舍、王统照、王献唐的交往	
	栾汝珠 栾 登(162)



徐志摩济南遇难前后	崔力明(172)
对《徐志摩济南遇难前后》的补充	徐 欣(178)
梁启超一家情系济南	张世镛(184)
欧阳中石和他中学时代的老师	庞德治(189)
怀念父亲严薇青	严 民(193)
忆田仲济教授	董正春(201)
学者袁世硕	王 平(208)
马少波与济南平剧团	张洪声 成希孟(221)
济南名士徐北文	朋 星(226)
国画家吴泽浩情系济南	李 玉(238)
诗人李根红(塞风)	李良森(258)
作家任远	李良森(274)
永远的童心	晓 岩(289)
济南学人李永祥	石万鹏(294)
泉城国画家弭菊田	李森文(301)
后记	(309)



重访老舍在济南的旧居

胡絮青

老舍和我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可是，对于山东，我们全家都感到一种特殊的亲切和温暖。这么说，不单是因为老舍在山东住的时间比较久，从1930年夏天到1937年初冬，一气儿住了七年多；不单是因为我们家的四个子女当中，老大舒济、老二舒乙和老三舒雨都生在山东；还因为，在山东的这七八年，是老舍生活比较安定的时期，他认真真地教书，忙里偷闲地写作，作品的产量也比较多。老舍一生共写出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六七十部中篇和短篇，其中，半数左右是在济南和青岛写成的。《骆驼祥子》就诞生在青岛的黄县路寓所。

老舍生前时常怀念山东，一直想去济南看望老朋友们，因为忙，一直未能如愿。我也记挂着这件事。如今他不在了，我感到更应该回济南看看，实现他的这一遗愿。

今年3月15日，是山东大学建校55周年。老舍曾在山大中文系当过教授，是老校友之一，我理当代替他返校祝贺。感谢山东大学吴富恒校长的亲自邀请，我和长女舒济，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王行之，于3月14日踏上南去济南的列车。

山大校庆期间，各地校友云集济南。我见到了不少山大的和外地的老朋友，萧涤非先生和张维华（西山）先生，我们都阔别多年了，劫后重逢，有说不完的话。我还有幸见到了当年在齐鲁大学与老舍同事的许多位老先生。回首往事，感慨系之。他们



讲起老舍在济南教书与写作的一些轶事，至今还引得大家捧腹大笑。遗憾的是，直到我离开山大的那天早晨，才听说老舍的老朋友黄嘉德先生也在济南，交臂失之，十分可惜。将来我一定再找机会去拜见黄先生。

在济南的最后几天，舒济、行之老念叨着要我带他们去城里看看老舍当年居住过的地方。他们说，实地看看那些房子，对于了解老舍生平和理解他的作品非常必要。还说，事隔四五十年了，街道、房屋肯定都已发生变化，如果不亲去指点，他们恐怕很难找得到。我想也是，舒济离开山东的时候才三四岁嘛，就答应了他们。消息一传开，正在济南的几位对老舍有研究兴趣的大学教师，有山东大学的孟广来同志，南开大学的曾广灿同志，山东师范大学的张桂兴同志，也都一起参加。我们一行六人，蒙山东大学、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医学院和山东师范学院的热情帮助，先在济南，后到青岛，故地寻踪，查访老舍的旧居。

照实说，我对此事所抱的希望并不很大。试想呵，经过了全国解放前的战乱、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近半个世纪的沧桑之变，这几处小房子恐怕早就不复存在了。万万没有想到，老舍在济青两地住得较久的几处老房子，居然被我们一一找到了。它们保存得都比较完好，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样。老舍当年的生活、写作情形一下子又仿佛呈现在眼前。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同行的这几位热心人一个劲儿地鼓动我就此写篇文章，说是对研究作家有用处。

好吧，按照居住时间的先后，就记忆所及，我把老舍在山东的几处主要旧居作一简要的介绍。

齐鲁大学办公楼二楼

1930年春天，老舍从新加坡归国，住在上海郑振铎先生家



里写完《小城的生日》之后，回到了他的故乡北京。在北京，他只住了三四个月，就应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请，在暑假结束前到了济南。那时他单身一人，住在齐鲁大学办公楼二楼的一个房间内。

楼在“校友门”（即现在山东医科大学的牌楼式校门）内的东边，坐北面南，是一座青灰色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包括地下室共为三层，老舍住在地面上二楼西头南边的第一间，实为全楼的西南角。从这间屋子里推窗南望，可以远眺庙宇点点的千佛山；楼下，槐榆夹道，碧草如茵，不远处还有一个圆形喷水池。齐大的校园内很是幽雅，可是，校门外却另是一番景象。老舍每当走出校门，看见济南老城西门和南门上的炮眼，就想到两年前发生在济南的“五三”惨案。他开始收集有关这件事的材料。1931年的暑假以前，老舍在这间屋子里写出了以济南惨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可惜，小说原稿寄给上海《小说月报》之后，在1932年的“一·二八”沪战中葬身火海了。这是他丢失了的第一部小说原稿。

读过《大明湖》原稿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徐调孚先生，听说已作古了；另一位就是老舍当年的好友兼邻居张西山先生。张先生如今年已八旬，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对我谈起不少当年他和老舍对门而居的过从情况。他们两个人都是穷苦出身，很谈得来，常在一起散步聊天儿，有时候还就着花生米干几杯。张先生记得很清楚，老舍在这间屋子里住了整一年，备课，写作，还兼着《齐大月刊》的编辑。

济南南新街 54 号

1931年暑假，老舍回北京和我结婚。婚后，我们一起回到济南，在南新街租了一所小屋子，当时的门牌是 54 号。在这里我们



住了三年，生下了舒济。

南新街就在齐鲁大学的北边，是一条有个折弯的南北胡同。我们住的小院子，大门坐东向西；二门内的西、北、东三面有房：紧靠大门洞的门房由老田夫妇住着，西屋两间是大家吃饭的地方，东屋是厨房，厕所在东南的角落里，我和老舍住北房。北房说是三间，实为三间半，西山墙后边还连着一个暗间，堆放杂物。北房的东边一间半加了隔断，作为卧室；西边一间半，是老舍会客和写作的地方。他的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赶集》中的绝大部分短篇小说，如《大悲寺外》、《马裤先生》、《微神》、《开市大吉》、《歪毛儿》、《柳家大院》、《抱孙》、《黑白李》、《眼镜》、《铁牛和病鸭》、《也是三角》等，还有发表在《论语》等刊物上的幽默诗文，大都写成于这间屋子。当时，他的书桌就在西间的南窗下。

院子不很大，当时种满了花草，盆养的畦栽的都有，还有一棵不算小的紫丁香和一大缸荷花。院子里有一眼水井，一早一晚，老舍自己打水浇花，施肥，捉虫，所以花儿开得很旺盛。每年开春以后，小院里花香不断，五彩缤纷，吸引着不少朋友来我们家赏花。老舍一生爱交朋友，只要有人来访，他都热情款待，客人走后他才拼了命似的做他自己的事情。记得，1932年的夏天，济南出了奇的酷热，一过上午九十点钟，热得人喘气都感到困难。据说，那年济南热死了不少卖力气的苦人。就在那样的盛暑中，就在这个闷热难当的小院里，老舍一天也没敢歇着。他抢在太阳出来之前起床动手写作，头上缠着湿毛巾，肘腕子下面垫着吸墨纸，以防汗水湿透稿子。就这样，每天至少赶出两千字来。一个暑假，他“拼”出了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离婚》。如今，我一走进这个院子，看见北房，立刻想起了他写作时的万般辛苦！

这所房子，现在是南新街58号，院内的格局没有什么大变



化,只是二门拆除了,北房也在原房基上翻盖过,茅草顶换成了红瓦房。丁香树也许死于战乱了,那口水井还在。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有趣的是,现在的北房主人徐同志也很喜欢养花,门前垒起一座花台,大盆小盆里长着各色的月季,茉莉的叶子油绿油绿的,着色可人,颇似当年老舍在这里经营花木小院的韵味。

离开这个小院,我们在周围漫游了一阵子。往北,走不多远就是名闻全国的趵突泉;往南,不到10分钟的路程,就到了齐大。当初老舍所以选定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离学校近,他去上课和学生们有事来找他,都方便得多。

齐鲁大学内长柏路2号

我们刚回济南的时候,暂时住在齐大校园内的“老东村”平房内。不到一个月,又搬进了齐大校园内的长柏路2号。这座灰色砖楼的结构颇为别致,由当中并列的两个楼门和平行上升的两个楼梯,把小楼一分为二,东西各半。我们住的是东半楼。楼下的两大开间作为客厅和书房,楼上三间作为卧室。厨房在楼下。这一带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小楼,住的多是外籍教授,环境很美。楼前楼后有不少苍翠的松柏。站在我们的卧室里,又可以在晴空下远眺千佛山和马鞍山的秀色了。只是,这时已国难当头,兵荒马乱,谁还有心思去观山景!

老舍在长柏路2号只住了两个来月。那时候,虽说学校已经开学,实际上已无法上课。每天都有教师和学生来和老舍辞行,有的往南边走,有的回家乡。老舍在这座小楼里忧心如焚,编写讲义和创作作品这两件事尽管没有完全停下,但他最关心的事情已是看报纸和听广播了。我知道他已下定奔赴国难的决心了,只是还记挂着我们娘儿四个,不知该怎么安排才好。我催着他快走,告诉他,以后由我来奉养他的老母并抚育这三个孩子,



让他一心抗战，勿作后顾之忧。他老是说“再看看再看看”，总盼着“国军”能在华北多打胜仗。到了11月15日的傍晚，离济南不远的黄河铁桥炸毁了，日本军队已逼近济南，形势十分急迫。沉思中的老舍猛地站起，和我说了几句话，挨个看看极幼小的孩子们，提起早就收拾好的那个行李箱子，一步一步地下楼奔火车站去了。

从走出这座灰楼开始，老舍踏上了八年如一日的“八方风雨”征程。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他在大后方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为祖国的抗战献出了一个文化人的全部力量。从走出这座灰楼开始，老舍再也不能重回济南……

老舍走后，我们在济南熬到了1938年秋天。津浦路通车了，我和孩子们回到了北京。那时候，日本军队在火车上盘查得十分严苛，我们只能携带最简单的随身物品。老舍的全部书籍、讲义文稿，装在一个大木箱内，留在长柏路2号的楼上，我一再拜托学校帮忙照看。后来我托人去济南查问，据说已不知下落。那是老舍十几年的心血，但愿它们不至于全部毁于战火！

在寻找老舍旧居的过程中，我目睹了济南、青岛这两大城市的巨大变化，感到无比喜悦。特别是济南，多多少少新的工厂，新的学校，新的高大建筑物，拔地而起，整个市容更雄伟、更壮观、更繁荣了。我想，我们居然一一找到了四五十年前的这几处老房子，对舒济他们来说，是件幸事；对我来说，如果它们已被拆除，在原址建成了新的工厂、学校或者居民楼，我会感到更为欣慰。我还想到，山东的人民非常可敬。他们朴实、勤劳而又热情好客。这一次，我再次亲身感受到他们的深情厚谊。山大、海洋学院的同志们对我们的大力帮助，已使我感激不尽了；那些素不相识的街道居民们的乐于助人，也让我极受感动。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一二十岁的青年，一旦知道了我是老舍的亲属，无不盛情相待，积极为我们提供线索。他们说，人民永远不



会忘记老舍。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我觉得,我们这次山东之行,最大的收获是带回了鼓舞和力量!



老舍和他的《大明湖》

李耀曦

上世纪30年代，老舍曾写过两部以济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明湖》、《文博士》。遗憾的是，《大明湖》未曾面世便焚于上海的“一·二八”战火。

据老舍本人自述和夫人胡絮青的回忆，读过这部小说原稿的仅有两个人：一是当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徐调孚，另一位便是老舍当时的好友兼邻居张西山。

张西山，即张维华，字西山，时为齐鲁大学历史系教员，解放后转入山东大学，任历史系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缘，笔者拜访了这位《大明湖》小说原稿的第一位读者，也是惟一健在的读者。此时的西山先生，已是八十老翁，退休家居，身体欠佳，但忆及旧友往事，依然谈锋犹健，兴味盎然。

西山先生回忆说：“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天，我在燕京大学哈佛研究所进修后，又回到齐鲁大学教书，恰巧这时老舍也应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的邀请来到齐大。从那时起，我们俩就毗邻而居，在齐大文理学院办公楼（当时洋名叫马喀考米卡楼）第二层的西头，他住南间，我住北间。当时，我们都是单身汉，都还年轻，虽然他搞文学我弄历史，但由于年龄相仿（老舍长我三岁），又都出身贫寒，因而言谈投契，交往甚多，时有过从。”

西山先生所说，齐大文理学院办公楼，即今山东医科大学老办公楼，楼为二层（还有一层半地下室）青灰色中西合璧式砖石